

网络文化时常给人造成一种民主的假象,有了博客和推特,似乎人人都有发表观点的机会,并且似乎无论什么观点都能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在互联网时代,大量垃圾内容充斥网络空间,导致人们上网浏览好比沙里淘金,平白耗费大量精力。文化刊物历来有门槛,有“高眉”(high-brow)、“中眉”(middlebrow)之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的主编彼得·斯托瑟德爵士(Sir Peter Stothard)作为百年文学刊物的继承者,曾经说过:“将TLS的读者联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信仰——文学判断能够通过见多识广的理性和教养良好的感性获得。光有观点是不够的,能够论证观点的正当性并检验它才是最重要的。……现在严肃的文学批评已经不再流行了,要说过去十年有什么创新,那就是网络上大量出现且不断增加的那些未经讨论的观点和个人判断。可是不是每一个文学观点都有同等的价值或者有效性。”



边看边聊

大洋彼岸的《纽约书评》主编同样毫不掩盖自己的“精英主义”倾向,麾下作者大牌云集,纽约圈知识分子都围绕在这份刊物周围,出版社的图书

从来就没耐心看过一部完整的电视剧,就为是莫言先生的作品,在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婉拒了好些邀约,每晚正点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了长达六十集的电视剧《红高粱》。

全剧中印象最深的,不是单家大院里酿的“三十里红”,更不是单家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之间的“宫斗”,而是前十集里屏幕上出现的山东“杠子夫”。何谓“杠子夫”?“杠子班”抬轿、肩扛的力气活。扮演杠子班的演员上下翻飞,把余占鳌对九儿即将嫁为人妇,和他自己对九儿的不舍与不平,全都表现在“杠子”的脚下功夫里,看得人眼花缭乱,叫爽叫绝。

剧情里还有村民们为了求得风调雨顺,需把几吨重的龙王爷从庙里请出庙外的情景,那时间没有起重机械,全靠人力,“杠子班”的兄弟们同心协力,甚至不顾会危及性命,硬生生地用几根杠子把龙王爷给平稳地抬了出来。杠子夫们的这种爽利、刚毅的形象,让人过目不忘。

要为电视剧《红高粱》中演绎“杠子夫”的那几集精彩画面,道声:“杠子夫——杠杠的!”

可以判断,一个有驾照并爱车但几乎不开车的人,去超跑派对绝对是为了晾晒衣服和纯聊天。比如之前夏天在外滩江边码头的 Top Driver 派对,保时捷 911、LOTUS EVORA、法拉利 ENZO、兰博基尼小牛等一众牛车于众多参与者乃身外之物,更多的作用是供路人拍照,而衣服却是“身上之物”,好基友合影永为佐证。大概是先前低胸外礼服太过让老

若得该刊青眼好比通过终极考验;《伦敦书评》的编辑则会大刀阔斧把稿件改到符合本刊发表标准的文字水平,以语言风格著称。这三份刊物是英语世界公认的“高眉”“塔尖”。

英语文化刊物的“高眉”和“中眉”

盛韵

还有一些“中眉”文化刊物,比如《纽约客》,它在创刊时的定位是“有深度的幽默杂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担任主编时吸了不少《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已停刊)的大牌作者,俨然跻身高眉文化刊物的行列,然而九十年代后日渐没落,连媒体一姐蒂娜·布朗(Tina Brown)亦无法挽救颓势,现在只能靠几位靠谱固定作者的文章勉强维持声誉。《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平庸无奇,首席书评人是一位日裔女性角色美智子,靠酷评得罪了一众白种男作家,但平心而论,刊物本身的大名盖过她的文章质量。去年该刊又换上一位童书编辑当主编,那么不看也罢。有趣的是,当初《纽约书评》的诞生,倒要感谢《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平庸,使得那群优秀作家忍无可忍才决定自创新刊,伊丽莎

白·哈德维克形容纽约书评好像“一个收银员那彬彬有礼而冷淡的眼神,她收钱的行为丝毫不影响她的个人生活”。

不盲目追逐新媒体的潮流,是高眉刊物的特征之一。TLS 去年底才缓缓推出 App,没有花哨的功能,尽量与报纸形式保持同步,网站设计也相对简陋,由于 1994 年以前的过刊电子版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打包卖给了一个美国数据库,TLS 在大集团中根本没有话语权,就这样丢掉了自家过刊的电子版权,今天 TLS 网站搜索过刊内容仅到 1994 年为止。《纽约书评》至今没有向移动端妥协的迹象,最近升级网站期间还闹出了付费用户无法登录的低级错误,需要打电话给纽约办公室——手动解决——文人办刊不堪技术困扰,只能无奈一叹。

至于《伦敦书评》今年九月才有 App,因为主编家族财力雄厚,不惜工本,纸版、网站和 App 都较为美观。我们无法及时欣赏到三刊的纸版之美,互联网技术也算做了桩好事,让读者能从网站或者 App 的皮囊里及时体味到纸媒的精神。

小众之力注定无法阻挡网络文化的垃圾大潮,但也可借网络之力当一回纸媒的遗老。

我请她与我面对面落座。她挪动一下椅子,调整一下坐姿。

“请把座位位置复原。”我略带命令式的语气,令她顿生疑惑。她还是欠身把座位挪到接近原位。这是摄像机镜头对焦过的定位。

我说:“可以了。”会议室内灯光渐暗,前后左右的新闻灯光一齐射向了

“你们这是?”她似乎猝不及防。

“我们要做一次电视采访,一会儿你就习惯了。”我以为她不习惯这灯光的集聚照射。

“等一下。”她迟疑了,显然没有思想准备。

“我是否可以拒绝?”她用商量的语气,表达的是一种难以改变的决定。她是街道办事处邀请的采访对象,我们作为接受委托的电视制作机构,无权表示态度,必须请示“有关部门”。

“你等一下。”新闻灯收光,会议室恢复平静。

我快步走向街道机关办公室。这个街道正在开展“好家庭”评选活动,将从社区 21 万多人口、8.2 万多户家庭中推选 10 户“好家庭”。辖区内的驻地部队、学校、医院、

警署与居民区,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及民政、司法等群众团体与各条线,纷纷推荐候选家庭。今天这位采访对象由司法系统报送,曾引发过一点争议。

来者是家庭主妇,也就是她,曾经是“罪犯”,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判刑 5 年。她追悔莫及。刑满之后,一心想“将功赎罪”,带领全家积极参与公益,一次次向弱势群体捐款献爱。左邻右舍有好评,司法系统多次表彰。能否入选“好家庭”,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犯过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参评。也有人认为,判刑已经是对罪犯的惩罚,不能惩罚一辈子,更不能株连一家子,要鼓励刑满释放者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基层单位领导听取后意见,将事迹材料上报街道党工委获通过。这次表彰活动将运用电视纪录片方式,弘扬“好家庭”的先进。于是,她被安排电视采访。

街道宣传部门希望我了解一下来者拒绝采访的

原因。我回到采访现场,还未开口,她主动作了一番补救:“我不想让更多人晓得我的过去。家里还有丈夫、孩子,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受别人歧视。”她感谢政府关爱,这次入围“好家庭”完全出乎她全家人意料之外。她表示很高兴接受这样的殊荣,也愿意被宣传,文字宣传听凭编排。她原以为今天是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所以来了。看得出,她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荣誉;同时更珍惜自己家庭的声誉。她爱自己,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过去失足殃及全家的尊严再受伤害。这是公民一种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勇敢张扬,彰显一个民族的心智走向成熟。

社区党工委领导听取汇报之后,当机立断,取消了对她一家的电视拍摄。他们还决定,表彰大会上,请他人替代这个“好家庭”登台领奖。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个特殊“好家庭”的尊严由此获真诚的维护。

约翰·高而斯华馁说过:“人受到打击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而最强烈、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那些曾经误入歧途的“罪犯”,遭受尊严的打击咎由自取,然而,一旦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应当享受公民应有的平等

难说成败

烁渊

龙须沟那样的臭水沟贫民窟!想到这里,我抬眼一望,基本上都是“有口音”的年轻人,年轻好啊,天天挤都没事。我这老家伙,挤一次,就犯愁。

挤到车门口,再挤一步就上了车。这一步,可就因人而异了。年轻力壮者勇往直前,伸脖蹬脚,腰一挺,牙一咬,关上门了,差点挤成相片了,也乐。是啊,年轻人在家乡那舒心宽敞爹妈伺候的日子不过了,到北京挤地铁,不就是咬上前争取一次机会吗?挤上了是机会,挤不上,退一步,也是机会。上一趟车,我放弃了,于是我自然在队前列成了第一个。下一趟车来了,不想上,都不行。我没那本事对付身后的地铁大军。只因退了一步,列车进站,我就被年轻人“拥护”着向前走。被人拥护的感觉真好,哪怕出一身汗。怪不得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想被人拥护。

那么多双手,在地铁车厢里都做一个动作:手持一只手机,埋头看屏幕。这个动作让马云和马化腾们成了亿万富豪,也让许多小明星一夜成名。我不做这个动作,我怕被小小的手机控制了。我只打电话、发短信、最多上一下网,我已经过了想出名或想追名人的年纪了。挤进车,有点累了,抓住扶手闭目养神,幸福啊。可这幸福太短了,衣兜里的电话响了:“叶先生,您是名人,我老崇拜您了,我是某某报记者,想请您谈一下怎么看待……喂!喂!您听得见吗?你是叶廷滨先生吗?”我没有说话,说名人叶廷滨不是这个手机,说我也不认识叶廷滨,关上手机,闭目回想今天高峰时刻坐地铁,真挤!挤出这么多想法,真值,也真好……

政治权利。社会不仅要关心他们的住房、家庭、就业等,还要努力帮助他们“找回”,而不是随意挫伤他们的生命尊严,即使出于善意也要注意。这是一个给予每个公民人生荣誉机遇的阳光社会应有的心理环境。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积聚更多“正能量”。

应该说,大部分机构的领导及好心人都愿意随时发现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热情鼓励,只是有时候不注意方式方法,往往结果也社会“好心做坏事”,尊严被普列姆昌德称作:“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此,越觉得一位哲人说得对:“尊重他人,是一门学问,更是人生一片风景。”

对我来说,这次电视采访以失败告终;而对这个特殊“好家庭”来说,这个难说成败的事件,清晰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豁达,民众的个人意志与生命尊严,从未得到过如此真诚、高度的尊重,包括曾经的罪犯。

般的狂妄不羁,Travis 般的晦涩、不可一世。但当她安心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她最好收敛起大放厥词的尖刻本色,努力甜美温顺或者端庄迷人。这也是我很少愿意自己开车的缘故,总觉得习惯了一个人横冲直撞,会丢失被照顾的温暖。如果我们总是像法拉利 F12 和保时捷 918 spyder 一样你追我赶,又能有多少地方可以交会重叠。

在做家庭旅行计划时,我决定参考“巅峰拍档”外景地,把去格拉丹看最美丽星空加进去——明明内心像公路片,却要掩饰成文艺片。正如女人每一次出场,总得在心里排练千千万万次。骄傲如孔雀,还是得瑟如锦鸡。只因缺乏耐心的男人只看精选花絮,冗长内心戏已被剪辑。

高峰时刻挤了回地铁

叶廷滨

“北京就没有不挤的时候!”是啊,我从外省调进北京,是 20 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地铁不像今天这么挤。不挤的原因:一是少,就两条,不像今天快 20 条线路,坐地铁在那时,绝没有今天这般方便,想去哪就去哪,所以乘客少。二是地铁票贵,不发月票,坐地铁对大多数人是奢侈的事。那年月,一个月挣百十来块,一趟地铁两元,坐得肉疼!那年有一篇著名作《公共汽车咏叹调》,讲的就是北京人挤公共汽车的悲欢喜乐。那时候的北京人,进家门,挤在胡同大杂院里,三代同堂,八户用一个自来水龙头。出了门,挤公共汽车,挤虽挤,见人还很客气:“叶先生,你说话有口音,是哪儿的,浙江还是江苏。”就那么挤,还见缝就挤,“有口音。”我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听到这样的问候,我心里也嘀咕:“北京刚解放时,人口就一百万,够宽敞了吧,可有一半人挤在



七夕会

女人那点小心机

费拉拉

室内热户外冷以及不够戳人眼和长时间站立聊天……百般计较,千般计算,方才安安心心出门。而这些内心戏,老公是绝对不知道的。

女人让男人看到的永远只是她们想让男人看到的,而男人其实未必有兴趣去细细体察女人的小纠结和小机心。当一个女人自己开车,她可以像英式摇滚——Radiohead 般的孤独消沉,Oasis



七夕会 时尚感觉